

永懷偵照英雄——鄒寶書將軍

·高興華·

六月一日晚上九點四十五分，蔡

盛雄教官來電告知鄒寶書將軍於九時廿九分辭世，並表示將軍當年任職於四中隊的隊員錢柱教官與其夫人，及沈錫琪教官等人，已主動連夜開始幫忙處理老長官的後事，驟聞此不幸的消息，立刻致電給鄒將軍夫人，電話彼端傳來鄒夫人哽咽的聲音，筆者當下只能請她節哀。隨後，筆者將消息傳達給副司令劉中將，劉副司令回覆已轉知司令沈上將，並責成有關部門協助鄒將軍眷屬辦理喪禮事宜。另外，筆者在臉書群組（蒲陽校友）發布訊息，並發電子郵件給僑居加拿大與中國大陸的鄒將軍同學——周啓鵬教官、陳懷烈士的眷屬、休士頓的葉常棣教官及廣州的余建華教官等人，第二天又以電話向鄒將軍當年偵察部隊的老戰友馮紀將軍、施龍飛教官、謝翔鶴教官、沈江田教官、蔣祖華教官、劉善榮等前輩報告，他們接到筆者的訊息，都對此事感到震驚與不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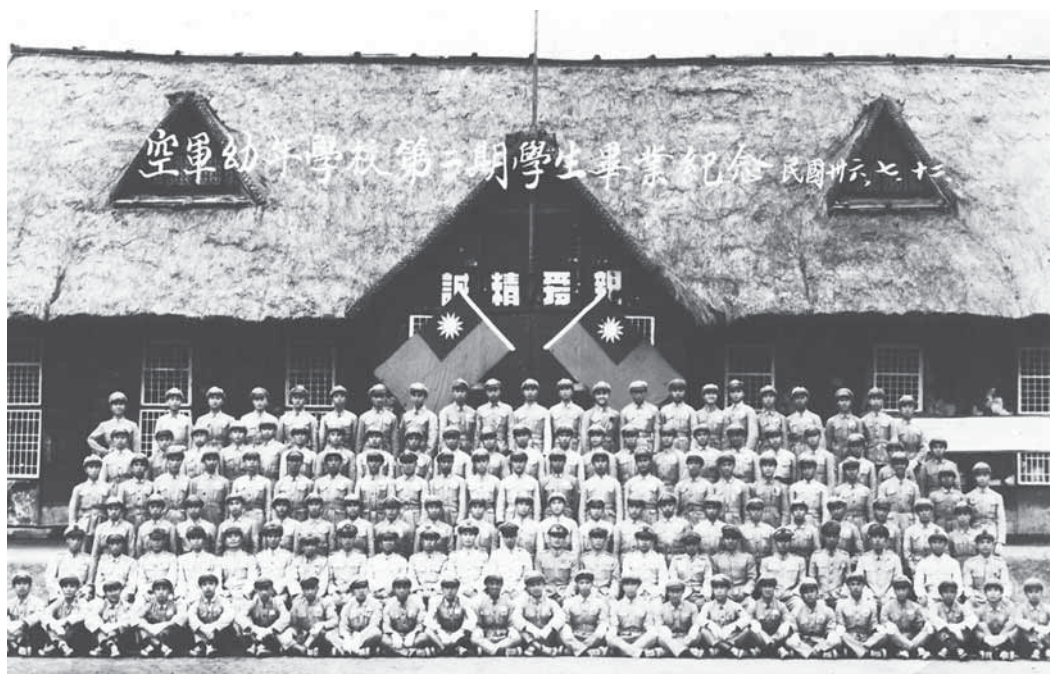
有感於這位曾經叱咤風雲，在藍天上有過輝煌紀錄，對國家有卓越貢

獻的飛將軍，其英勇的事跡與不朽的功勳，是汗青無法忽視，更應當被記述以永垂後世的，因此筆者不揣鄙陋，敬謹陳述筆者所知道的鄒寶書將軍，與「中空月刊」的讀者一起分享鄒將軍動人的生命故事，並感謝他對筆者的教誨與慰勉，令晚輩的我，永遠感激與敬重這位忘年交的長輩。

成長背景與從軍經過

鄒將軍祖籍湖北省漢川縣，民國十六年二月六日出生，祖父是同盟會的革命成員之一。對日抗戰爆發後，其任職於軍政部的父親，率家人隨中央政府一路從武漢、長沙、湘潭轉進到衡山，後因避戰禍，全家於二十七年遷至

桂林，三十年日軍進逼湖南、廣西，時正就讀初一的鄒寶書，憤日寇侵略中華民國、殘害百姓同胞，因此激發他從軍報國、立誓捍衛領空的雄心壯志，考入空軍幼校二期就讀。三十六



空幼二期畢業照。（圖由筆者提供）

年幼校畢業後，到重慶準備搭船順江而下，前往杭州覓橋的空軍官校報到，因為船期安排的因素，他和同學們在湖北宜昌停留了兩個月。

飽經憂患的唐代詩人杜甫，曾有感而發的撰寫「登樓詩」：（註一）

花近高樓傷客心
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

在成都灌縣蒲陽場空軍幼校研修有成，即將邁向人生另一段旅程，得遂凌雲願，矢志不忘報國初衷的年輕人鄒寶書，想必對詩聖杜甫當年在成都所寫的這首詩，也心有戚戚焉吧！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考取杭州寬



鄒寶書空軍官校畢業照。
（圖由筆者提供）

民國三十八年撤退來臺，十二中隊駐防桃園空軍基地，當年為偵照中國大陸，使用的E-5E（RP-38）戰鬥機的偵察型飛機）、E-10（以B-25H轟炸機改裝而成的RB-25H）兩種偵察機，到民國四十一年時，因戰損及零件的取得困難，且考量共軍已有噴射戰鬥機，使

橋空軍官校二十八期，三十八年隨官校轉進至臺灣岡山，三十九年畢業後，分發到桃園五大隊見習，學習駕駛F-47Z型戰鬥機，於見習期滿派任十一大隊任職，四十二年調任十二偵察中隊，負責偵照中國大陸任務，分別操作過RE-51D、RB-25H、RT-33A、RE-86E及RE-84E等機，五十一年調第四中隊，操作RE-101A巫毒式偵察機，五十六年任六大隊政戰主任，六十二年任空總督察室主任，六十三年任戰院教官，六十六年任五聯隊政戰主任、參謀長，六十八年任國防部聯四處處長，七十一年任國防部人事次長室少將助理次長，七十三年四月一日在助理次長任內退伍。

戰功彪炳 名留青史



桃園五大隊訓練隊照片。（圖由筆者提供）

得僅存的兩架E-5E偵察機停止出勤，E-10也改為在夜間出勤，以投擲照明彈的方式執行偵照任務，在裝備艱難的情況下，十二中隊的偵察健兒，為了「知彼」，仍不畏凶險地踏上征途，飛越臺灣海峽到中國大陸地區偵蒐情資，他們的「能偵善照」，是空軍的一支無名鋼鐵勁旅。

美援提供的RE-51D偵察機，使十二中隊必須增加偵察機飛行員的員

鄒寶書
田建南



RF-51D偵察機。(圖由筆者提供)

額，於是包含楊世駒、劉序、田建南、陳懷、鄒寶書、馮紀、王兆湘等操作F-51D戰鬥機技術純熟、精良，原任職於戰鬥機部隊的十二位高手，便調到十二中隊成為偵察部隊的飛行員，參加執行偵照任務的行列。RF-51由於航程的限制，當時飛航涵蓋的區域是上海、武漢、廣州所構成的大三角地帶。因為機頭過長，看不到前面的地標，又無垂直地標顯影鏡的裝置，只能憑經驗，用角度找目標，修正側風，計算時間，保持方向，更因為要確保目標在正下方，在每一個轉折點都必須用大坡度傾斜，以目視來修

正航線，左翻右彎，此時得承受急轉彎時大G的壓力，當時爲了完成任務，他們真的艱辛萬分，再加上敵區上空必須注意高射砲火及共機的偷襲，一方面要專心於照相任務，另一方面又要留意敵情，這是當年鄒寶書中尉與其長官、同僚們，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冒險犯難，深入敵境，執行上級交付的任務，爲國家立下許多汗馬功勞的實際寫照。

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十二中隊換裝RT-33A噴射偵察機，隔年鄒寶書與隊友前往臺南接受換裝訓練。完訓後，又接收由F-84F戰鬥機改裝的RF-84F偵察機，四十五年換裝RF-84F，五十一年他調任四中隊，換裝RF-101A。自初任偵察機飛行員，到擔任六大隊的政戰主任，十餘年的偵照生涯中，從臺海戰役初期以RF-51D前往大陳島執行偵照；四十四年以RT-33A偵照閩浙交界的沙埕港；四十六年率廿九期鄭國維駕駛RF-84F偵照江西新城機場；四十七年率卅一期李南屏駕駛RF-84F偵照廣東平潭墟。八二三砲戰時，經歷動員最大軍力的九二四空戰及偵照行動。九二四的任務，是時任六大隊少校作戰官的他，於前一日晚上接獲作戰司令部傳達部長俞大維命令後所連夜擬出

來的計畫。五十三年在四中隊任內，駕駛RF-101A載運宣傳反共義士起義來歸的宣傳單，低空飛過浙江省路桥機場，施放傳單並實施空照。到五十四年駕RF-101A到汕頭，執行偵照我C-3偵察機航線的共軍反制兵力及設施之任務，多次與共軍米格十五、十七、十九等型的敵機接戰，都能夠圓滿達成任務，帶著豐碩的偵照戰果平安歸來，把共軍的重要情報提供給上級做參考，並由層峰與盟邦分享



鄒寶書（右二）與余錦澤（右四）等人於T-33A換裝完訓後合影。(圖由筆者提供)



十二中隊換裝RF-84F留影。(圖由筆者提供)

情報，做為美國戰略佈局的考量因素、同時提高對中共的警覺，鄒寶書將軍堪稱功在國家，名留青史的偉大空中勇士。

袍澤情深 傷悼戰友

空軍的偵察部隊因任務的性質特殊，多年來，始終保有一絲神秘色彩，有些隊員在執行偵照任務時，血灑長空，為國捐軀，有些在訓練時因公殉職，令人感到惋惜。所有成員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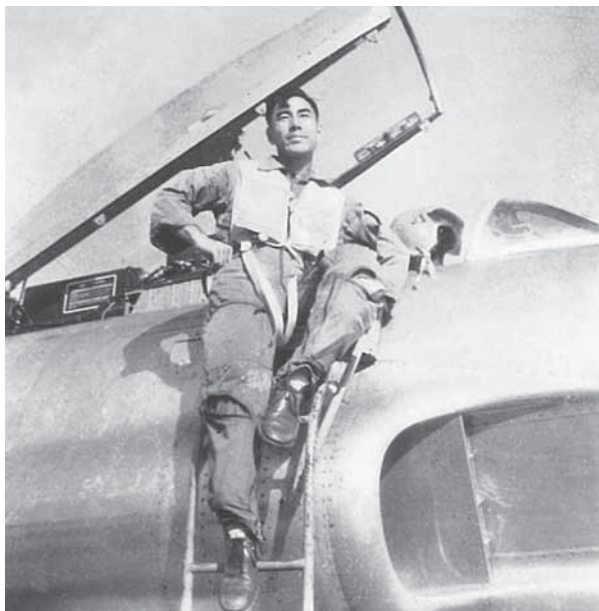
職責，行事低調，即便解甲歸田，也隱身民間，鮮為外人所知，誠可謂真正的「無名英雄」。

這些年筆者向鄒將軍請益時，他回憶服勤於偵察部隊的往事時，感情內斂的老將軍，對於英年早逝的戰友，言談間仍流露出諸多的不捨，如訓練時失事殞命的周光遠、唐普慶、唐剛正、譚晉齡、傅振華、王奎山；執行偵照任務時殉職的游健行、盧盛景、梁樹權、余錦澤、孫煥庭、王兆湘、金懋昶、趙廣華、王英欽、陳懷、李南屏、張育保等人，他們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記憶深處。

他回憶說，四十三年七月八日，其與卅期的唐剛正分別駕駛PT-22起飛，實施本場飛行訓練，唐剛正才帶起機頭，飛機就往右偏去，瞬間摔在六大隊營區外靠近氧氣所旁邊的田裡，當時正在塔臺裡的陳懷原本以為是同學鄒寶書摔掉了，後來聽到鄒與塔臺的對話，才知道是唐剛正失事了，兩人後來碰面時都露出了燦爛的笑容，但也對個性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的湖南騾子唐剛正，失去寶貴的生命，感到惋惜不已。

惜不已。

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凌晨，海軍艦隊發現沙埕灣海面有共軍艦艇的活動，申請空軍偵察單位前往偵照。九時三十分，由鄒寶書率領官校卅期的余錦澤執行此次任務，原本要以RF-84F機來執行，但因妥善率的因素，臨時改為駕駛RT-33A型機執行。完成偵照任務後，在臺山列島以南附近與共軍的米格機遭遇，兩人都很清楚，RT-33A的速度不如米格機，但轉彎半徑較小，優於米格機，只能智取，不可力敵，鄒提示僚機，採取分向避敵動作，已完成占位的米格機



鄒寶書與RT-33A合影。(圖由筆者提供)



鄒寶書與RF-86F合影。（圖由筆者提供）

，快速俯衝，企圖一舉消滅他們，鄒余兩人來個五十度的急轉彎，把敵機甩在一邊，當敵機再度來襲，他們又一次大角度的急轉，分別向外彎去，使敵機再度撲空，但余錦澤後來在一個翻身時，遭敵機命中，成了一個火團，墜入海中，映入眼簾的慘劇，令他痛徹心扉，而四架米格機包圍著他，好像在海面上旋轉的走馬燈一樣，輪番對他攻擊，他咬緊牙關操縱著飛機，以小於米格機的迴轉半徑，躲過米格機一波波的攻擊，使高速的米格機在一百呎的低空無法占到便宜，且其油量也無法維持太久，敵機最後只能拉升離去。

余錦澤前輩殉職六十年後，鄒老將軍看著珍藏的老照片，與筆者憶起當年驚險生死搏鬥的遭遇，仍舊歷歷在目，令其不勝唏噓。他與余錦澤在四十四年二月，於臺南基地完成F-3噴射機的換裝訓練，沒想到四個月後，這位前途似錦的優秀學弟，部隊同僚，就如此壯烈犧牲了，留給他無限的懷念與追思。

關於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王兆湘殉職一事，鄒將軍是這麼告訴筆者的：當時的作戰科長王德輝與時任作戰官的他研擬相關計畫，以換裝的RF-84偵察機執行偵照上海的任務，以測試該型機的性能，本來是由王德輝科長率王兆湘遠征上海，

沒想到常以報國為榮且單身的陳懷，經常對有家庭的戰友「灌輸」觀念，「我單身無家累，讓我來吧！」搶著出每次任務；當天不知是否如此。編號五六〇六及五六〇三兩架RF-84E，為了省下足夠的燃油，先拖到跑道頭，鄒將軍描述當時由他駕駛吉普車，送兩人到跑道頭登機，看著兩人飛向天際，沒想到就此與綽號夜貓子的王兆湘永別了，於今想來仍



鄒寶書與RF-101A合影，並署名於照片上。（圖由筆者提供）

感慨不已。

陳懷於五十一年九月九日駕駛D-2A進入中國大陸偵照，在江西南昌上空遭共軍地空導彈擊落殉職，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他們廿八期的同學及偵察部隊的戰友不能高調舉辦追思活動。於九十七年九月，筆者與陳烈士的胞弟妹連絡上後，並在江西南昌尋獲陳烈士的埋骨處，即向鄒將軍報告此事；後經輔仁大學習賢德教授與筆者多年的奔走與陳情，在一〇二年五月，陳烈士福州的親人來臺參加軍方舉辦的追思會，筆者有幸獲邀參

加。當大夥歡聚一堂時，鄒將軍不斷聊及四川到臺灣這廿一年間彼此相處的點滴，同時圓了陳烈士眷屬拼湊那段失落歲月的夢。會後鄒將軍也感謝筆者了卻其多年心願。

李南屏在調到三十五中隊前，曾兩度與鄒將軍共事；鄒將軍描述李南屏在五十二年七月七日殉職前，曾與他談及近來C-1偵照任務的繁重，使他常感腸胃不適，心情容易煩悶，覺得壓力很大，當時鄒將軍還一直安慰他，並期勉他完成十次任務後，便可卸下重擔，規劃未來。可惜天不從人



六大隊飛行員組合照。（圖由筆者提供）

願，七月七日李南屏駕駛的C-1飛機遭共軍地空導彈擊中，殞落在福建漳州的顏厝鎮紅板村，其妻葉秋英女士即帶著孩子搬離桃園龜山的眷村，與大家斷了訊息。（註二）

九十七年十一月我在廈門看到一則「臺飛行員偵察時被擊落，四十四年來兒子一直找父親遺骨」報導，內容說的是李南屏之子李仁捷託其大陸友人林強代為尋找其父李南屏遺骨之事，我經由該則訊息聯絡上四川的林強，和他聊起李南屏之事，並取到李仁捷聯絡方式，經聯絡得知李南屏眷屬葉秋英的近況，即向鄒將軍告知，他則囑託我保持聯繫。一〇四年八月四日，筆者在網路上看到閩南日報刊登〈尋找C-1飛行員李南屏的歸宿地〉一文，我立即通知李仁捷，並再度向鄒將軍報告，年事已高的鄒將軍看完我寄給他的文章後，囑咐我去瞭解李仁捷

的想法。經連繫李表示：「將前往漳州龍海市九湖鎮的現地，若真能如文中所言在某根電線桿下方尋得其父親李南屏的遺骨，將會火化後帶回臺灣安葬。」筆者遂將李仁捷的想法告知鄒將軍，鄒將軍也期望那位憨厚、直爽的學弟李南屏的骨灰能夠送回臺灣，讓此事畫上完美的句點。

民國五十四年，三十五中隊的C-1偵察機在執行偵照任務時，常遭共軍的火攔阻，上級決定派遣RF-101A飛機，低空偵察共軍在C-1的航線上是否進駐戰鬥機或佈防電子反



四中隊RF-101巫毒分隊合影。（圖由筆者提供）

制設施。三月十八日擔任四中隊副中隊長鄒寶書率官校州期的張育保駕駛機到汕頭，執行我機航線的共軍反制兵力及設施之偵照任務時，遭遇共軍米格十九攔截，敵機鎖定長機進行攻擊，於是他和張育保開啓後燃器，以一·二五馬赫的速度甩開敵機，之後，他們關掉後燃器，繼續往臺灣的方向飛去，後來張育保表示飛機的尾勾黃燈亮起，這代表機尾捕捉勾是處於放下的狀態，應該是飛機故障所致，此時後燃器開啓的效果會因機體氣動力外型改變而大打折扣，因此，當長機鄒寶書察覺敵機逐漸逼近時，他要求張育保也「AB、ON！」，張卻沒辦法做到，又因為張育保的飛機位置落後，他告知張與他一起左轉，利用轉彎來重新調整兩機的位置，以恢復彼此五千呎的安全間隔，沒想到張育保才剛拉起飛機，就遭米格機擊中，座機整個爆炸，凌空解體，變成一團火球往下墜落。多年之後，鄒將軍和筆者談到張育保陣亡的往事，仍可感受到他內心中的沉痛，他表示張育保在四中隊RB-57D偵察機任務結束後，上級原規劃調派他到三十五中隊擔任免服空勤的作戰長職務，但報國心切的張育保堅持要繼續留在四中隊，繼續執行巫毒分隊RF-101型機的飛



鄒寶書與四中隊隊員合影。（圖由筆者提供）

行任務，然天不假年，血灑藍天，壯烈殉國，他大忠大勇，不畏生死的志節，令人敬佩不已（註三）。鄒將軍對諸多老戰友的殉職，長記在心，每不忘曾經與他們相處的日子，傷悼之情，袍澤情深，溢於言表。

額外任務——六十二年前看見臺灣

除軍事照相偵察任務外，鄒將軍告訴筆者，十二中隊曾經執行一次額外的艱鉅任務，全隊上下同德同心，最終圓滿達成任務，他和隊上的成員都感到非常的高興（註四）。

此事緣於民國四十三年八月，當時「農村復興委員會」為瞭解臺灣全省的資源情形，透過國防部進行臺灣全島國防資源調查照相工作，這樣的工作，有時候甚比作戰照相任務更為艱鉅，而這擔子落在十二中隊身上時，正是金廈戰役之刻，每天除擔任作戰偵照任務外，還要出動若干架次去進行全島國防資源的照相工作，把全省由南到北，按緯度畫出廿四條的平行偵照線，每一條線，每次要用三架飛機平行照相一次，臺灣中部地帶橫斷線較長，山巒高峻，氣候險惡，有時候三架飛機，要飛在兩萬呎的高空，往返飛行三次，始能完成一條線的照相工作，遇到天氣惡劣時，就必須暫時停止作業，這份額外的工作進行了三個月，一直到年底，全島廿四條偵照線的空中照相工作才告完成，共出動飛機數百架次，飛行鐘點近八百小時，把全省的每一塊土地都收集在鏡頭之內，提供給中美雙方的科學家們去研究，這一次的照相任務，對科學上的研究，無可限量，他們默默完成了對社會人群一次偉大的貢獻，卻不求回報，真的是國軍愛民的具體表現。

六十二年前，十二中隊的工作人員，就已經以他們的使命感，完成上

級長官交付的任務，「看見臺灣」了，今天我們在享受政府多年來推動的各項建設，而擁有富足安康樂利的生計之時，更應該對當年執行全島國防資源照相工作的十二中隊、以及調製那些照片的照相技術中隊全體前輩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與謝意。

恂恂儒雅 琴聲悠揚

一般人對飛行員的刻板印象，也許是高大、健壯、大嗓門、粗線條及表情嚴肅，甚至認為他們只是武夫，難道真的是如此嗎？非也！

當年爲了抵抗日寇侵略中華民國，許多投筆從戎的有志之士都是頗有教育程度的愛國青年，或是知名大學的在學學生，在保家衛國的信念下，才義無反顧的投身到抗禦外侮的軍隊行列中。

民國廿九年，空軍幼校開始招生，能夠被錄取者，皆是全國各地青少年的菁英分子，他們除了學、術科被要求要達到規定的水準外，還鼓勵他們選擇參加喜愛的課外社團，以陶冶性情、品德，無怪乎許多飛行員都有自己的喜好，甚至伴隨其一生。

鄒將軍在四川灌縣的蒲陽場就讀幼校時，即參加了鋼琴社，且在爾後

的歲月中一直未間斷於琴藝的練習。四十二年調入十二中隊後，發現一架卅八年由地勤劉善榮班長自南京押運來臺的鋼琴，心中非常地高興，但實際接觸後發現，也許是歷經戰火的紛擾，搬遷來臺後均閒置，鋼琴的鍵盤全部散亂，許多部件也移位了，當年那位年輕的鄒寶書上尉，憑著恩師的教導及本身對鋼琴的認知，很有耐心的逐一檢視、調整，費了一番心血，終於重組完成，並請臺北的鋼琴調音師爲它調音及校正，於是爾後隊上的



鄒寶書配合歌唱彈奏鋼琴。（圖由筆者提供）

康樂活動，都有一「鄒寶書教官演奏鋼琴」的節目，自簡陋的俱樂部中流瀉出來的悠揚琴聲，迴盪在營舍四周，是許多老隊員難忘的回憶。

許多與鄒將軍接觸過的媒體工作者、軍事迷，都會被他那恂恂儒雅的风度吸引，且在得知他喜歡以彈奏鋼琴來排遣執照任務的壓力，咸感驚訝。他退休後更是時常演奏喜愛的曲子，自娛娛人，這番情況，很難讓人聯想到他曾是當年於海峽兩岸的天空之上，闖蕩天地的偵照好漢，不知情者往往會以爲他是音樂素養深厚，大學音樂系退休的教授呢！

穹 將軍悄然離去 翱翔浩翰無垠蒼

今年過年前後，臺灣地區流行性感冒肆虐，在與鄒將軍連絡時，得知他貴體違和，即將住院檢查，三月時他來電告知，檢查報告確定肺部發現腫瘤，因爲年事已高，醫生建議用最新的化療方式來治療，不要開刀，並安排他於四月份開始接受第一個階段的化療，我乍聞此訊息，隨即安慰他，老將軍也告訴筆者會坦然面對病魔。放下電話後，筆者即與將軍當年的老戰友謝翔鶴教官、施龍飛教官，以

及黑貓中隊的蔡盛雄教官，輔仁大學習賢德教授，軍事雜誌社編輯沈振宇仁兄聯絡，相約前往鄒將軍府上探望，部分人員因遠在大陸或任務在身，遂由筆者代表致意。

四月六日，一行人齊聚鄒將軍府上，我拿出趕製繡有六大隊隊徽的排汗衣送給將軍及在場的長輩，並請小犬爲我們拍照留念。看到六大隊隊徽（註五），鄒將軍等人回憶起當年在十二中隊、四中隊及六大隊的許多塵煙往事，隊友們人生中的悲歡離合，從他們的對談中點點滴滴的呈現，對筆者和沈振宇來說，又是一次難得、珍貴的口述歷史紀錄。隨著話鋒一轉，將軍向大家宣布他的病情，並要我們不用替他擔心，他將遵醫囑接受化療。午餐後，大夥互道珍重，離開鄒府。之後得知，蔡盛雄教官主動要求接送鄒將軍到石牌榮總做化療，宅心仁厚的鄒將軍以蔡老弟也是七十多歲的退休人員，婉拒他的美意。從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長者的風範、空軍人的優良傳統，以及一個晚輩敬老的純真情義。

五月四日下午，筆者要赴立法院參加前桃園軍用機場營舍受損緊急搶修的協調會，特地提早來到鄒夫人的私人辦公室，等候鄒將軍做完化療，



贈送鄒將軍繡有六大隊隊徽的排汗衣。（圖由筆者提供）

約十點五十分左右，鄒將軍來了，他對我這九年多來，爲保存前空軍桃園基地內的諸多軍事設施，能列入歷史文化建築保存而奔走相當清楚，也曾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使筆者獲益良多。他瞭解筆者下午要去參加會議，特別請鄒夫人提早準備午餐，邊吃邊聊他任第五聯隊參謀長時，接手CIC撤離任務，並在三十五中隊解散後，十二中隊進駐基地，他參與全程任務，以及基地水電、地裝設施上的一些往事，從他的回憶中，聽到許多不足

爲外人道的祕辛。餐後欲雇計程車送他回府，他卻堅持先送筆者到捷運站，然基於尊重長輩的意見，筆者接受其好意，辭別鄒夫人後，隨鄒將軍登車離開，在到達目的地要下車前，他拍拍筆者肩膀說：「老弟加油！桃園的那些往事就靠你和菜包子（蔡盛雄教官的綽號）、習教授還有沈振宇了」。我鵠立車旁，立正，向他舉手敬禮，目送車子離開。

因爲他正在做化療，體力稍差，之後的數周，不敢打擾他休息，僅偶用通訊軟體向他請安。五月二十七日，他還來電告知化療的第一個療程已結束，醫生囑咐他先休息一段時間，再準備進行第二個療程，並詢問筆者參加的會議有那些決議？我向他報告：「將於五月卅日下午在基地內進行場勘」，他對我的回答甚感滿意，筆者也在卅一日上午用通訊軟體傳訊息告知會議的概況。

未料，六月一日晚上九點四十五分接到蔡盛雄教官電話，得知此一噩耗，心中頓時百感交集，萬分懊悔雖已將他老人家軍旅生涯的照片，全部掃描後製作成數位電子檔，但與沈振宇替他撰寫的口述歷史文字檔，卻還一直沒有整理完畢，本來預計要在明年九十大壽時出版，當作獻禮。

如今，未能在將軍生前完成，徒留遺憾，悵甚！

然而後來轉念一想，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將軍在睡眠中悄然離去，了無罣礙，從此翱翔在浩瀚無垠的天空裡，心中也就釋懷，也祝福他。

結語

魏晉南北朝的大文豪劉勰，在他的著作《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有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意思是說：當剛拿起筆來的時候，覺得有好多的話要說，等到寫完一看，也不過只寫出心中所想的一半，成名的古人大文學家尚且如此，更何況我這名不見經傳的凡夫俗子、無名小卒呢！

鄒將軍的一生，就是中華民國現代史縮影中的一部分，今將軍走入歷史，筆者不敏，無法以深刻的筆觸、鉅細靡遺地詳述完整的鄒將軍，但他以鄒府家族的生命歷程，踵武空軍前賢，增添了中華民國空軍史詩的內容，也為自己譜出一首旋律優美、扣人心弦的生命樂章，信不誣也。

謹獻上筆者所撰兩首永懷鄒寶書將軍的七言古詩，為本文畫上句點。

陽娃兒覓橋人
凌雲御風把志
偵照敵情立功勳
名留青史鄒將軍
壯志凌雲非等閒
萬里長空任迴旋
偵照能手亦儒將
文武雙名不虛傳

註釋

一、資料引自網路，這首詩作於成都，時間是唐代宗廣德二年（西元七六四年）春，杜甫有感於藩鎮割據、朝廷內外交困、災患重重，因而寫出心中的感受。

二、葉秋英女士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月在新竹縣竹北市去世。

三、鄒將軍告訴筆者，後來在作戰司令部召開的會議中，他陳述這次任務遭敵機攻擊，而美方派駐在我國空軍雷達站的管制官，卻沒有發現敵機，因此他向長官報告，請求上級向美方反映，儘速提供EC-121預警機，以利掌握敵機動態，並能保障飛行員的安全及任務可以成功達成。後來根據查證，馬公雷達站的管制能力

範圍只有一三五哩，但是當天他和張育保的飛行距離已超出這範圍，張育保的犧牲，令他感到萬分的悲痛。

四、空官廿六期的王天保教官是當時十二中隊的作戰官，飛航計畫是他擬定的，他曾在北美蒲陽通訊期刊上發表回憶的文章，談及此事，民國九十九年他來臺北參加空幼建校七十年紀念大會時，我曾當面向他請問此事，獲得他親口證實。

五、空軍第六偵照大隊的隊徽，是由空官三十五期施龍飛教官設計。



鄒寶書將軍在空幼建校七十週年大會上彈奏樂曲。（圖由筆者提供）